

# 春生的语言艺术

◎ 杨德船

春生姓李,是观音堂示范区大石扒村的党支部书记,他今年不足50岁,中等个头,凸起的小肚腩虽算不上大腹翩翩,但已显出中年人的几分“油腻”。饱满的前额油光锃亮,浓密的头发散乱地疯长着,却不见一丝白发。他不抽烟,但发黄的牙齿总是刷不干净,明亮的眼睛炯炯有神。他一年四季从不午休,每天骑着电动车,村里村外、山前山后跑个不停,让人感觉他总是精力充沛、不知疲倦。

几年来,我一直在那里驻村,通过长时间相处,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他的语言风格,那种一针见血、干脆利索的语言,土的可爱,听着亲切,说它是艺术,似乎有点附庸风雅,说他是乡土文化,倒也算不上夸张。在这个到处讲“非遗”的时代,这种特殊语言很接地气,也别有一番风味。我仅举几例,给读者朋友分享一下李书记的语言特点。

第一句话,“兔子都过岭了”。前两天,村里组织村公益岗人员开会,安排人居环境整治工作,村民李根太也是其中之一,李根太以前患有精神抑郁症,现在虽然好了不少,但说话办事还是慢半拍,反应比较迟钝,记忆力较差。有关负责人员早已通知他去村室开会,他却忘得一干二净,等会议结束后,他才慌慌张张跑过来。春生问他:开会哩,你发啥癔症,兔子都过岭了,你才跑过来,还有啥用?

一句话说明了问题,就是说他来晚了,但比喻生动形象,让人忍俊不禁。兔子和山岭都是山里人最熟悉的字眼,通俗易懂,比起用作风涣散、纪律松弛、姗姗来迟等文雅词句不知要生动多少倍。

第二句话:“嘴张哩跟瓢样”。这是春生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村里工作千头万绪,他要求村干部都要对各自分管的工作烂熟于心,以免上级检查工作一问三不知,嘴张哩跟瓢一样大,就是回答不上来,给咱村丢人现眼。这个比喻也很形象。大家都知道,葫芦与瓢之间只差一锯,锯开前是葫芦,不知道里面到底长啥样,说某某人不爱说话,就说他是个“闷葫芦”,谁知道人家心里咋想的?一旦锯开就成了以前农村日常生活中常用的瓢,这叫“一锯两开瓢”。挖出内瓢后,此时的瓢就像人们张开的大嘴巴一样,但里面却没有任何内容,他用这个比喻告诫三委干部都不能像张开的瓢

那样空洞无物,平时要注意加强学习。

第三句话,“急里跟蜂儿叮住了样”。蜂是指蜜蜂、马蜂之类的有蛰针的昆虫,人一旦被蛰,皮肤立刻就会红肿疼痛,让人痛苦得呼天喊地,爹妈乱叫,必须马上治疗。比如疫情防控、抗洪抢险、秸秆禁烧等工作,不能有丝毫马虎,上级催得紧,村里就要马上安排人员、落实物资、上报相关资料,忙得不可开交,这时候要是谁再找他说什么事儿,他就会说,天天忙哩跟蜂儿叮住了一样,哪还有空?这比起废寝忘食、披星戴月之类的形容词,听着是不是更有味道呢?

第四句话:“摸龙摸龙”。村里近千口子人,少不了家长里短,邻里纠纷,有时候村民来反映情况,春生都会说:先消消气儿,我摸龙摸龙情况再说,我不能只听你的话。他说“摸龙摸龙”的意思就是要全面了解情况,进行客观分析,然后再做结论,这样才能做到客观公正、不偏不倚。他从不用调查研究、沟通交流、分析研判之类的话去打官腔、唱高调、糊弄人,而是用群众听得懂的大白话去稳定群众情绪,化解矛盾纠纷,让群众喜欢听,能接受,信得过,这样的语言才最质朴,最实在,最耐听……

听了春生说的这些话,我总有如沐春风般的感觉,这一句句朴实的话语,仿佛都带着花的清香,草的芬芳,泥土的味道,露珠的光芒,它在石板路上跳动,在枝叉上嘹亮,在山间流动,在云端徜徉,亲切而生动,自然而酣畅。

春生常说:“我是大老粗,没文化。”在我看来,他是谦虚,他不是不识字,而是认的不够多罢了,他也不是大老粗,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,就是大智慧,才是真文化。

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对乡村振兴工作进行了具体擘画,春生跟大家一起学习的时候,他解释不好什么叫勇毅前行,笃行不怠,踔厉奋发,但他懂得一点,那就是干农村工作,一定要向人民学习,走群众路线,老百姓想的啥,盼的啥,需要啥,用群众听得懂、愿意听的话去讲政策、干工作,老百姓才能接受,说空话、套话、车轱辘话,都是瞎子点灯——白费蜡。

(作者单位:宝丰县融媒体中心)



▲金鸡报春(国画) 戚延宾 作

## 鹧鸪天·马街风情

★严寄音

北调南腔琴鼓声。艺伶千里会书棚。人潮蜂拥幡旗动,一望村田别有情。

人散去,曲方兴。农家写戏乐门庭。三弦一响烟花起,唱说元宵且闹狂。

## 春晨

★阿卫国

一夜敲窗萧瑟雨,多情最是晓风吹。梅花点点含春泪,柳上伶仃醒小锥。

## 雨水吟

★李剑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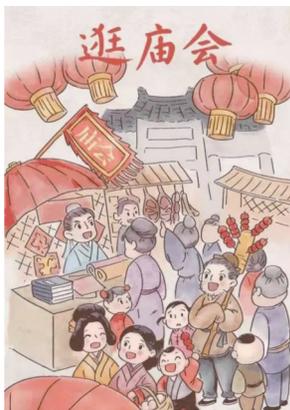
雨水孟春生,游丝烟雾轻。洗涤尘世亮,润养柳芽青。花影莺歌舞,山川芳草茸。骚人竹管握,诗赋雅章呈。

## 清平乐·新岁

★胡世集

律回岁晚,玉兔来相见。疫去心安人遂愿,且喜梅开小院。

爆竹锣鼓争喧,烟花绽却冬寒。双燕啄泥新垒,东君催放飞鸾。



小明六岁了,天真幼稚,还有些顽皮。

这天小明从幼儿园下学回来,一个人正在屋里看电视,他爸说:“孩,去超市给爸买盒烟。”小明只顾专注地看那动画片,他爸的话根本没听到耳朵里,稳坐不动。他爸说:“没听见!快去!”小明眼不离影屏说:“我才不去来。”他爸恼了说:“妈那个屁!给我犟,肉皮子痒了吧!”小明说:“你不论理你,俺妈又没有惹你,你骂俺妈干啥?我身上痒了也不叫你挠。”

有一回,小明跟他爸一路去镇上赶庙会,到了会上,小明一边走,一边好奇地问这问那。

一会儿,小明看见一个卖狗皮膏药的,围了一大圈子的人,嘴像机关枪似地,说个不歇气,有时还拉着长腔说:“各位大伯、大母和大婶,大叔、大爷和大奶,俺这十八代祖传膏药可是光送不卖。您说能治啥病啊?那治病可多了,碾杵捣磨扇俺石打石给您说,专治头疼、腰疼、胳膊疼、脚疼、腿疼、胯骨疼,还有那肩膀头疼、坐骨神经痛、腰间盘突出、骨质增生等等等等,包治人身上的一切疾病。你说那都恁神!一点都不吹,那可真是深(神)他娘哭半夜,深(神)死了。”

小明挤在人缝里伸脖、仰脸、张嘴、瞪眼,听得脚都站麻了,才到后边对他爸说:“那是卖啥里,嘴说里恁美。”“卖当里!”“啥是卖当里?”他爸瞅见那人说的两嘴角冒沫,说:“就是卖唾沫膏的。”“啥是卖唾沫膏的?”“就是卖嘴的!”小明说:“那俺妈成天说你没嘴,快买一个吧!”

(作者单位:宝丰县肖旗乡乔庄村)

· 豫西故事会

# 父子俩赶庙会

◎ 门晨曦